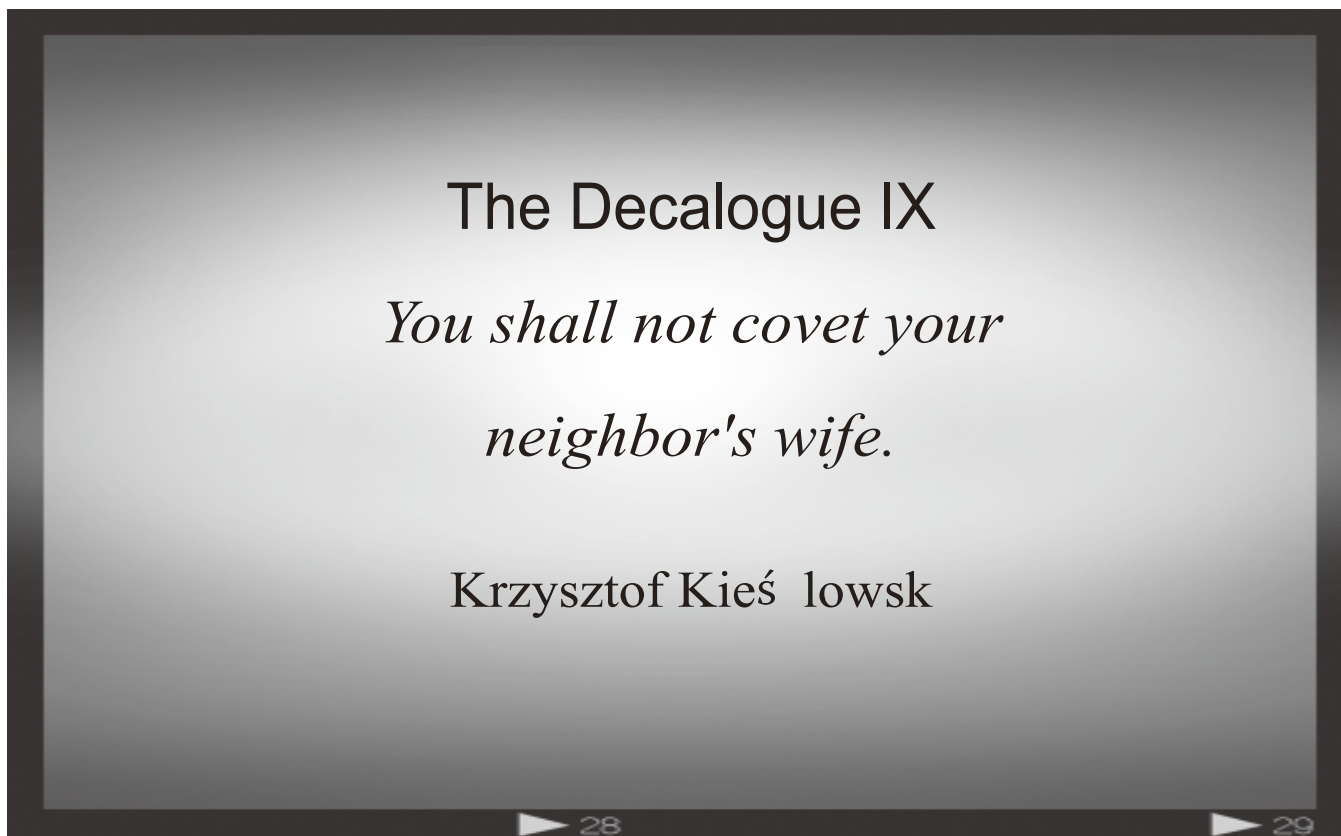


生活交織於價值信念的堅持與不確定的偶遇之間，已逝波蘭籍導演奇士勞斯基（Kieslowski）以「藍、白、紅」三色電影思考自由、平等、博愛在現代人中構成的猶豫和艱難，「十誡」（*Dekalog*）則是他講述愛情、死亡、慾望、痛苦等存在於生活中的真實感受，使我們不得不正視並好好的思考這類發生在我們身邊的東西，誠如人們問他為何拍「十誡」，他以「因為它們存在」來回答。電影「十誡」與聖經舊約的十誡有關。奇士勞斯基不是一般意義的導演，他的作品不僅證實他是一位哲學家，更是一位神學家，他以故事的形式重新詮釋古老誡命，重估它與現代生活的關係與意義。

## 的重要？ 或失去的，比擁有 第九誡：沒有的



作者 ■ 曾慶豹

### 故事梗概

外科醫生羅曼告訴妻子漢卡，自己已被確診為性無能，勸她跟自己離婚。漢卡說，「夫妻之愛存在於心裡而非兩腿之間。」但羅曼還是因恐懼而懷疑。一天他聽出妻子接電話的聲音有些緊張，便開始監聽她的電話，發現她與年輕的斯普勒偷偷約會。羅曼跟蹤漢卡，痛苦地傾聽他們交歡的聲音。後來，他甚至躲進了衣櫃偷看，那天漢卡向斯普勒提分手，不再欺騙丈夫。斯普勒走後，漢卡無意間發現了暗處丈夫的眼睛，憤怒地離去。在絕望中，羅曼決定自殺……。

這一則故事的發展，主要環繞在羅曼和漢卡夫婦之間的關係，特別是妻子漢卡出軌、偷情的情夫，以及丈夫羅曼對妻子從懷疑到絕望的過程。故事看似突然聚焦於婚外情或外遇這類婚姻八卦事件，事實上，這些都不是該片的主題，故事最重要的一段，是在那位與羅曼夫妻沒有任何關係的年輕女病人身上，尤其羅曼與她的對話，是奇士勞斯基精心構思的問題核心。

羅曼醫生有一位年輕的女病人，名叫奧拉。女病人康復時，對羅曼說「我恨你」，因為羅曼將她救活，讓她重新有了更多的欲求——她想成為歌星，有許多歌迷。欲望讓人重拾痛苦。畢竟，人在沒有時只想得到，得到後卻想得到更多。欲望是永遠難以填滿的深溝。在得與失、想與不想之間，人們矛盾的心靈正受道德的檢驗，這種兩難的困境，比起婚姻出軌所引起的道德焦慮，恐怕更為優先或根本：「究竟，擁有多少才算滿足？」

## 真的不該有欲望？

故事開始即宣佈羅曼罹患了無藥可治的性功能障礙，對身為男性醫生的羅曼而言，這個宣判是莫大的打擊，似乎告訴他，不要再抱持任何希望，他的人生和一切就此打住。全片中羅曼的表情和舉止總是憂心忡忡、鬱悶、挫折。導演安排羅曼遭到妻子的背叛、矇騙、失落、無力，引起觀眾同情，使觀眾有種錯覺，以為一切問題都在於妻子漢卡對婚姻不忠。如果她沒有背叛，這對夫妻的關係和故事發展不致如此。或者，至少羅曼不會那麼傷心，甚至決定自殺。然而，問題真的如此嗎？

這正是這則故事最難解之處，奇士勞斯基的巧妙即在於一方面引起誤解——例如羅曼因為誤解而糊塗地選擇留下遺書去尋死；另一方面，正因這個誤解加深了我們的探問：人與人之間的問題是因為關係上遭到傷害所致，或者在於人自身深不見底的欲求，最終把矛盾擴大到關係網絡，越深陷於此苦惱，越導致關係的轉變。當欲求受到挫折，最激烈及可怕的後果，是對自己及身邊的人造成不可思議的傷害。

奇士勞斯基針對聖經第九誡的詮釋全在此，問題即是「不可貪戀……」。人真的不該有欲求嗎？

回到故事本身，羅曼與漢卡結婚、生活在一起已有很長一段時間了，但他們一直沒有小孩，兩人都過著相對獨立和自由的日子。先生是醫生，太太是旅行社或航空公司的售票員，兩人在生活上沒有太多牽絆，卻也顯得平淡和無趣。從事醫務工作的羅曼，對於生活沒有太多奢求，對妻子的態度也不算差。同樣的，漢卡也表現出對羅曼的愛意和肯定，觀眾不能將她的不忠理解為對先生的報復或不滿。得知羅曼有性功能障礙的消息，漢卡仍安慰他；她仍肯定、並努力維持這段感情，絲毫沒有結束這段婚姻的想法。為了克服現階段婚姻的問題，甚至建議領養小孩來改善夫妻的關係。



■ 愛一個人是在心裡，而非兩腿之間，但欲望、嫉妒常扭曲人的視線，至終傷害別人，也傷害自己。

儘管劇情一再環繞在漢卡的出軌事件，但是羅曼和漢卡卻沒有就此有激烈的衝突。當羅曼親眼目睹漢卡外遇，表現出來的卻是內疚，他認為，自己這樣偷窺是很愚蠢的。這不僅傷害了漢卡，對自己也沒有半點好處。當然，也有人會將之解讀為，羅曼因為懦弱，所以逃避，或無法真正面對、解決問題。

漢卡也許是整個夫妻關係矛盾的罪魁禍首，她的不忠和背叛造成羅曼對她的懷疑；但漢卡最終下定決心徹底斷絕與情夫的關係，以最大的誠意表現對這段感情的珍惜，以及對羅曼最為真實的愛。不管是否心口不一或言行不一，或者說是漢卡在情欲上的軟弱，但她確實不曾抱怨羅曼。在劇中，她說了極為經典的台詞：「**愛一個人是在心裡，而不是兩腿之間，或每週那幾分鐘的呻吟**」，為她與羅曼的感情做了最為重要的註腳。在奇士勞斯基所設置的無數道德困境之中，最終還是看到導演在焦慮中所流露的美好願望，以及人性中的良善。

對比於漢卡出軌和偷情的戲碼，羅曼的戲份主要是竊聽、跟蹤、偷窺，他與漢卡的關係表現在這些扭曲的關係和態度上。換言之，羅曼的舉動一再表現他不信任漢卡，以及想藉此證實自己並非問題所在，或以此作為選擇某種對待自己的方式之理由。然而，這一切最終都讓自己抬不起頭來，如同他的性功能障礙。這個關鍵的結果和事實，似乎成了羅曼不快樂、或放棄人生的理由。甚至，性功能障礙也源於這種心裡狀態——如果不信任漢卡，又怎麼可能有「正常」的床第生活？性功能更多是心理問題，而非生理問題。

這部片子的攝影和剪接技巧，最成功之處，是以鏡子做為一種反射或關係分割的隱喻。例如，在第一個場景中，漢卡從噩夢中驚醒，喊叫著羅曼的名字時，她在鏡中反射的形象，與羅曼坐在他的醫生友人辦公室中的場景彼此交錯；很快的，接下來的鏡頭從一個角色切換到另一個角色，加強了這種關聯。同時，透過鏡子的分割作用，也表現夫婦兩人貌合神離，攝影機要捕捉的就是這種婚姻破裂的跡象。比如，坐電梯去他們的公寓時，燈光不是照在羅曼的臉上，就是照在漢卡的臉上。當然，最深刻的，莫過於羅曼躲在漢卡母親的公寓時，衣櫃的分割和光線的透露，就像一面鏡子般；還有，他們在浴室談判時，兩人在鏡子前，相互照射，彷彿要揭示彼此的內心世界。



夫妻婚姻亮紅燈，或不忠與背叛的戲碼，已不是什麼新鮮事，奇士勞斯基不會把焦點放在此。當然，大部分的觀眾視「通姦」為本集主題，也是意料中事；這個主題應該與十誡的第六條有關，但奇士勞斯基的重點似乎不在此，他的解釋是：「聖經的第六誡與本片第九誡的重點不一樣。第六誡是身體上、行為上的不貞，而第九誡則完全是思想上的問題。當然，我們可以將影片順序對調，但這不是重點。事實上，故事內容並不重要，男主角太太紅杏出牆並非重點，她或許也可以不去找別的男人，這純粹只是個插曲，藉以推動整個故事。真正腐蝕主角內心的是嫉妒，這才是問題所在，是思想上的猥褻和僭越。聖經上第九誡說到：不可貪戀他人妻子，也可以解釋成應該嚮往自己的妻子，但他不這麼做，只是讓嫉妒來折磨自己。就算他的妻子沒有紅杏出牆，他照樣會有懷疑、嫉妒之心，而他的性無能則是讓他對未來不抱希望之因。」

這也就是為何《第九誡》也被稱作「嫉妒短片」。

### 真正的欲望：填補匱乏與缺陷

我們從劇中知道，羅曼對此段婚姻已不抱希望。得知自己罹患不治之症，他甚至鼓勵漢卡去找別的情人，滿足生理上的需要。然而，這並不表示無條件或絕對的信任，相反地，這實為一種試探，為要證實自己的欲望之所以受挫，與漢卡有關。於是從猜疑到證實，羅曼不僅開始監聽妻子的電話、持有她母親公寓的備份鑰匙（漢卡與情夫幽會的場所），甚至從衣櫃裡窺視他們做愛，兩人的呻吟聲聽在羅曼的耳中格外的痛苦、難堪。



真正腐蝕主角內心的是嫉妒，這是思想上的猥褻和僭越。對一個選擇知足的人而言，「活著」已經足夠。只是，欲望使自己分裂，看不見自己所擁有的。

漢卡與情夫分手後，在衣櫃裡發現了羅曼，儘管她一開始很憤怒，彼此相互羞辱，卻意外地拉近兩人的距離，於是雙方以最大的誠意，解決彼此之間不信任或猜疑的問題。漢卡決意與情夫斷絕關係，重新回到夫妻的生活中，羅曼也願意相信漢卡的承諾，以新的期望迎接未來。故事發展至此，卻開啓另一個高潮。因為一個小事件，漢卡的承諾再次掀起巨浪。漢卡計劃上山滑雪，並重申自己單獨前往，不料，情夫偷偷地尾隨，更不幸的是，羅曼竟撞見，情夫亦準備去滑雪。雖然完全是誤會一場，但羅曼的猜疑已不再有其他的轉圜空間，看在羅曼的眼裡，這一幕已沒有什麼好說的了。他徹底放棄了，不僅認為已無法挽回這段夫妻關係，也再沒有勇氣面對自己。他決定結束自己的生命。他清早起來，留下遺書，例行性地出門騎腳踏車，但是這次，他騎向歧路，騎向死亡，從高架道路上重重地摔下。



「我願意相信，但我沒有能力相信」。匱乏、缺陷所導致的嫉妒，終使羅曼步上自我毀滅之路。

羅曼從與漢卡之間的傷害，走向對自己的傷害。本質上，欲望即是我的欲望，所欲求的無法滿足，受折磨的終究是自己，羅曼鬱鬱寡歡的原因即在此，甚至生活全都陷於猜忌和恐懼之中。猜忌，最終是想證明自己所想的是真實發生的；恐懼，卻是因為害怕自己所想的竟然真的發生了。其實，羅曼並不想那樣，但他苦無出路，就像他的性功能障礙已宣告不治一樣，也正如車上那個總是無緣無故地打開的抽屜，不想面對的，又得面對，然而，面對的是一個黑暗的箱子，以及一本記錄著所有記憶的筆記本。

筆記本到底寫了什麼，我們不得而知，但羅曼的種種反應，似乎與他的欲望有關。羅曼鼓起勇氣將它丟進垃圾箱，然而，卻又回頭把它撿回來。筆記本上沾染了油污，但他還是不願將它「忘記」。欲望正像一個無底、黑暗的深淵，總是左右我們的視線，總是無緣無故的打開，提醒我們些什麼；欲望是難以割捨的，它像揮之不去的記憶，總是一再的被喚起，越陷越深，無法自拔。

羅曼偷接電話分線，是想窺探自己失去的東西；羅曼藏身在衣櫃裡，實為對自己失去的東西的一次報復。嫉妒，是對自己沒有的東西的怨恨，是欲望的一次挫敗，而且，一次又一次地挫敗，

又加深了欲求，就像他不斷的想知道更多關於漢卡不可告人的隱情，無法自拔。竊聽或偷竊，是對嫉妒的隱喻，也是一種欲望的表現。我們可以為嫉妒找許多理由或藉口，竊聽或偷竊是一種證明的手法。背叛也需要理由，以正當化這種源於欲望的衝動，藉此證明它並非源於自己，最終，它可能帶來最為激烈的手段，即是對自己的背叛，就如羅曼以輕生來消除這一切無法承受的苦果。

對漢卡的不信任，源於自己的匱乏或缺陷：「我願意相信，但我沒有能力相信」。

## 消除欲望：述說自己所擁有的

那位愛唱歌的年輕女病人奧拉告訴羅曼醫生，她只想過簡單和平淡的生活。對她而言，自己所擁有的完全足夠了，即使她天生有好嗓子，但並不想當歌星。奧拉知道自己心臟不好，不適合往音樂這條路發展，但母親認為，既然有好的歌聲，就應該往歌唱之路走，將來功成名就，才能擁有一切。奧拉喜好音樂，並完全享受於其中，然而，儘管有好的條件，她卻沒有因此把對音樂的喜好，變為成名的欲望。

與奧拉的對話，常令羅曼覺得不可思議。當他問及，難道她真的不想走上唱歌這條路嗎？奧拉回答：「我只想活著，活著對我而言已經足夠了，我不是非得唱歌的。」奧拉甚至表示，她只想過平凡的日子，有自己的家庭，生兩、三個孩子，住在遠離市中心的地方，就足夠了。總之，奧拉並不想擁有更多，生活僅僅如此也就足夠了。

奧拉的確酷愛音樂，她可以輕易地哼唱一兩句，尤其喜愛馬勒的音樂。片中有一位古典作曲家范登布登邁耶爾（Van Den Budenmayer），奧拉喜歡哼唱他的作品，並介紹給羅曼，羅曼還特別買了范登布登邁耶爾的唱片，回家播放，想像自己也陶醉其中。顯然，不是羅曼懂得音樂或喜歡上了音樂，相反的，他是受到奧拉無欲無求的自足和簡單的生活所吸引。相較於醫生，奧拉的生活實屬單調和無趣，卻又似乎說服了羅曼改變自己的想法。但是人真的不會在乎自己沒有的或失去的嗎？

劇中，奧拉最後仍死於心臟手術，羅曼則比她幸運得多。影片最後一段是羅曼不巧發現了漢卡的情人同樣要去滑雪，他有理由相信漢卡又一次欺騙了他，在絕望之際，他留下遺書準備自殺，他按著每天清晨的習慣出門去騎腳踏車，卻騎向斷崖的方向，最後從斷崖處落下，想就此了結生命。漢卡在滑雪場見到了情夫，心中閃過不祥的念頭，擔心丈夫可能因誤會而出事，也擔心因此影響他們的復合，在無法以電話聯繫的情況之下，來不及更換滑雪衣就乘第一趟巴士趕回家去了。

所幸羅曼沒有生命危險，在醫院打著石膏，心中仍惦念著漢卡，他還可以清楚唸出家裡的電話號碼，請護士小姐幫他撥電話，他似乎也有預感，漢卡正急著找他。在家的這一邊，漢卡從電話旁的紙條絕望地讀到羅曼的自殺留言，她似乎已做了最壞的打算，在傷心欲絕之際，電話響起，話筒傳來羅曼微弱的聲音。這樣的結局算得上美好。

第九誡是《十誡》中「最具希區考克式」的一部。具有諷刺意味的是，影片的開始和結束都與電話有關，開頭是謊言、猜疑、不信任和傷害，結尾則是從死亡中回來，是珍惜、諒解與復合。這一次的生死一瞬間，不是沒有的，也不是失去的，而是擁有的，將兩人的心靈真正地連結起來。

附帶一提，范登布登邁耶爾完全是奇士勞斯基虛構出來的人物，音樂史上根本不存在這麼一位古典大師，可是他曾經說過，與他合作的配樂大師茨比涅夫·普萊斯納（Zbigniew Preisner）即是這樣一位古典大師，在他心目中，普萊斯納就是范登布登邁耶爾。也許，奇士勞斯基喜歡普萊斯納的理由，正是因為在他的音樂中有一種不為欲望所驅動的純粹，就像奧拉的歌聲那樣乾淨，她的歌聲哼唱著一種完全不來自欲望的東西，因為她述說的是她所擁有的。 ❀



### 曾慶豹

出生於馬來西亞，於國立台灣大學獲哲學博士，學術專長為宗教哲學、基督宗教神學、政治哲學、詮釋學、中國基督宗教史。曾任哈佛大學訪問學者、香港漢語基督教研究所特約研究員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客座教授等，兩次獲得湯清基督教文藝獎，主編「漢語基督教經典文庫集成」。目前任教於輔仁大學哲學系。